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

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文德

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

此所南山漢廣序又云文王

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言反

名字曰邊佳且音子於人男

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詩

音古又音故傳音直德人茶

詁故所以所以然所以勸行於前儒多

作詁解不章句有故言郭景純

詁故所以所以然所以勸行於前儒多

與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自

變字子○字

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大司馬

歌周南

召南曰美哉

歌周南

毛詩國風

雅頌選譯

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二

問學上所加故大題見下案馬

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二

與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

國謂十五國風者諸生

之詩從關雎至騶虞

國謂十五國風者諸生

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國謂十五國風者諸生

鄭氏箋

鄭氏箋本亦作箋同萬年反字林云箋表也藏山案鄭

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訓別也然

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通相傳

云是雷次宗隨承用既久未改

為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

意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

知未敢明

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知未敢明

知未敢明

知未敢明

知未敢明

雅頌選譯

陳子展著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作者繼續國風選譯以後的一部新作。共選六十篇，連所選國風計算，共一百四十篇，都是詩經裏思想性藝術性較高的重要作品。同時也可以說，這是顧到了詩經裏各種題材，各種風格，和反映那一時代社會各階層生活的作品，藉此窺見詩經的基本風貌。在這部書裏，包括有：小雅第一篇鹿鳴，大雅第一篇文王，周頌第一篇清廟，合起國風第一篇關雎，即是所謂“四始”的詩；有反映周代開闢英雄事跡的史詩；有反映西周盛時農業生產情況的農事詩；有反映厲幽之世，暴虐荒淫，腐朽潰滅的詩；有反映宣平之世，所謂中興，從東遷以後，直到春秋中葉，社會大變革初期的詩；其中還雜有可以認為是“西周民風”或“東周民風”的詩。注釋仍用彙注辦法，一則因為譯文就可視為白話注釋，不必重牀疊架；二則要對讀者負責，表明有根據，有來歷，以便查考、批評，作進一步研究。解題或綜合成說，加以批評；或提出己見和問題，以求讀者教益。

雅 頌 選 譯

陳 子 展 著

*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

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 號 99

開本 787×1092 1/27 印張 19 17/27 字數 344,000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0 定價(7) 1.70 元

目次

一	鹿鳴	一
二	常棣	二〇
三	伐木	二六
四	采芣(已上小雅鹿鳴之什四篇)	二四
五	車攻(小雅南有嘉魚之什一篇)	三五
六	黃鳥	四三
七	我行其野	四九
八	斯干	五三
九	無羊(已上小雅鴻雁之什四篇)	六三
一〇	節南山	七一
一一	正月	八三
一二	十月之交	九六
一三	雨無正	一〇九
一四	小旻	一二〇

一五	小宛	二七
一六	小弁	二五
一七	巧言	一四
一八	何人斯	一四
一九	巷伯(已上小雅節南山之什十篇)	一五
二〇	谷風	一七
二一	蓼莪	一七
二二	大東	一五
二三	四月	一九
二四	北山	一九
二五	小明	二五
二六	楚茨	二二
二七	信南山(已上小雅谷風之什八篇)	二二
二八	甫田	二三
二九	大田	二六
三〇	賓之初筵(已上小雅甫田之什三篇)	二七

三一	都人士	二五九
三二	漸漸之石	二六五
三三	荇之華	二六九
三四	何草不黃(已上小雅魚藻之什四篇)	二七三
三五	文王	二七七
三六	大明	二八八
三七	緜	三〇〇
三八	皇矣(已上大雅文王之什四篇)	三一二
三九	生民	三七七
四〇	公劉	三四三
四一	民勞	三五六
四二	板(已上大雅生民之什四篇)	三六四
四三	蕩	三七五
四四	抑	三六四
四五	桑柔	四〇一
四六	雲漢	四一六

四七	烝民	四二六
四八	江漢	四三七
四九	瞻卬	四四四
五〇	召旻(已上大雅蕩之什八篇)	四五一
五一	清廟	四六一
五二	思文(已上周頌清廟之什二篇)	四六五
五三	臣工	四七一
五四	噫嘻	四七四
五五	豐年	四八〇
五六	潛(已上周頌臣工之什四篇)	四八三
五七	載芟	四八七
五八	良耜(已上周頌閔予小子之什二篇)	四九二
五九	閔宮(魯頌駟之什一篇)	四九九
六〇	玄鳥(商頌一篇)	五二七

小雅鹿鳴之什

選四篇

鹿鳴

三章，
章八句。

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

承筐是將。

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

食野之蒿。

小雅鹿鳴之什

呦呦的是鹿在叫，

吃着野地裏的艾蒿。

我有羣臣嘉賓，

就要鼓瑟吹笙。

吹笙就要鼓簧，

上來接受盛幣帛的竹筐！

人家的愛好我呵，

指示我大道方向！

呦呦的是鹿在叫，

吃着野地裏的青蒿。

我有嘉賓，

德音孔昭。

視民不忼，

君子是則是倣。

我有旨酒，

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

食野之芩。

我有嘉賓，

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

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

以燕樂嘉賓之心。

我有羣臣嘉賓，

他們的明德無人不曉。

教人民不要澆薄，

君子也於是倣效。

我有美酒，

就宴羣臣嘉賓而來遊來遨！

呦呦的是鹿在叫，

吃着野地裏的黃芩。

我有羣臣嘉賓，

就要鼓瑟彈琴。

就要鼓瑟彈琴，

和樂而且樂到盡興。

我有美酒，

來安樂羣臣嘉賓的心！

彙注

一章

○〔傳〕異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按〕苹爲何物，約有四說。傳訓苹爲萍。爾雅，苹，萍，其大者蘋。則萍是水草，而爾雅翼毛詩後箋毛詩紉義從之一說也。箋易傳爲蘋蕭，釋草郭注，今蘋蒿也。正義，箋易傳者，萍是水中的草，非鹿所食，故不從之。二說也。會刻詩異同辨云，此詩云野之苹，不得以水之萍解之。疑萍本當作并。爾雅，苹，馬帶。毛蓋以馬帶之并釋此經之苹，後人轉寫加水耳。而陳奐傳疏是之，並謂夏小正，七月苹秀，傳，苹也者馬帶也，小正作并，爾雅作并，此即苹并通用之證。說文，苹，馬帶也。通藝錄謂即北方之掃帚菜。三說也。王先謙集疏云，管子地員篇，其草宜苹蓐，說文謂之艾蒿，以其色青白似艾。四說也。余據陸疏，蘋蒿葉青色，莖似筍，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疑蘋蕭蕭蒿實與艾蒿同爲一物，古今異名耳。○〔傳〕簧，笙也。吹笙而〔據〕君子陽陽正義所引，而字疑當作則鼓簧矣。篴，篴屬，所以行幣帛也。〔集疏〕魯說曰，笙長四寸，十三簧，像鳳身也。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簧，笙中簧也。詩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韓說曰，承，受也。○〔傳〕周，至，行道也。〔傳疏〕周行訓至道，與卷耳周行不同義。王肅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按〕周行之周，尙有忠信周徧周邦諸義。此句從三家說，如鄭箋，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又鄭注禮緇衣篇，言示我以忠信之道。王先謙以齊說推之，則云示我以周邦應行之善道。詳集疏。

二章 ○〔傳〕蒿，藪也。〔正義〕釋草文。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藪。○〔傳〕桃，愉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敖，遊也。〔箋〕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集疏〕三家視作示。魯桃作愉，韓作桃。魯傲作效，齊亦作效。〔按〕桃當作桃，愉愉古今字，澆薄也。鄭注鄉飲酒禮燕禮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

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

三章

○〔傳〕芩，草也。〔集疏〕韓說曰，芩，黃芩也。詩曰，食野之芩。〔按〕傳訓芩爲草太寬泛。芩之爲物，亦有四說。釋文，芩，其今反。引說文，蒿也。知說文釋芩原本作蒿，後人順毛改之。段注疑本作蒿屬，也字或屬字之誤。芩爲蒿屬，一說也。芩不見於爾雅釋草。玉篇，草部，芩，黃芩也。詩曰，食野之芩。所引詩義蓋韓說。芩爲黃芩，二說也。正義引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段玉裁云，如陸說則非黃芩藥也。集韻類篇皆曰，芩，黃芩三字同魚音切，菜名，似蒜生水中。字林齊民要術皆云，芩似蒜，生水中，此則別是一物。集疏引黃山說，謂詳陸所言，芩即藥之石斛，一名斛菜，一名金釵股。三說也。黃山谷帖云，胡居士言鹿食九草，其中卽有水芹。王夫之詩經稗疏，謂當求之鹿食九草之中。芩當是水芹，芩芹音相近耳，要以不出九草之中爲正。芩爲水芹，四說也。余從黃芩一說。○〔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解題

鹿鳴是宴羣臣嘉賓的詩。馬瑞辰通釋說：『此詩三章，文法參差，而義實相承。首章前六句言我之敬賓，後二句言賓之善我。二章前六句卽承首章人之好我言，後二句乃言我之樂賓。三章卽接言賓之樂，後二句又申我之樂賓，以明賓之樂實我有以致之也。』胡承珙後箋引姚氏識名解說：『舊以鹿呼同類如君呼臣子，嫌於禽獸爲比，然古人無所拘忌也。若魚躍明以魚在，王在，相對言之，豈如後世必以稱譽美鳳爲頌禱邪？』

這是小雅的第一篇，詩經裏的名篇，所謂四始之一。陳啓源稽古篇說：『四始之說，先儒言之各異。二雅、風、頌四者，人君能行之則興，不行則衰，故此四詩爲王道興衰所由始，此鄭康成之說而本於大序者也。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此司馬子長之說也。大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此詩緯汎歷樞之說也。觀大序歷言風、雅、頌之義而總斷之曰，是謂四始，則風、雅、頌正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鄭說得之矣。子長未見毛序，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詩也。翼奉治齊詩而知五際七情之要。五際七情亦緯書汎歷樞之說也。然則亥寅巳申之爲四始，其出於齊說乎？』按司馬遷的四始之說蓋出于魯詩。四始雖有多說，而以司馬遷一說最爲後來經學家所尊信。『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孔子世家）『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從來爲封建政治服務的經學家，大都認爲四始是『歌文王之道』，『皆周公述文王之德，夫子所特定。』這是詩經裏最有意義最了不起的詩篇。如果我們要問：孔夫子是否定詩？『定詩建始之誼』是否如此？這詩是否『歌文王之道』？是否『周公述文王之德』？何道何德？這都一時難於簡單解答。但是我們可以說的，就在無論他是大奴隸主也好，大封建主也好，當他取得政權之初，怎樣使用臣下，以取得政權而鞏固政權？這倒是他首先要遇到的頭等重要的一個問題。詩序說的要使羣臣盡心，毛傳說的要使嘉賓竭力，想是作詩的本誼。就是說，鹿鳴一詩當作于盛周。大約到了衰周，守成之主，不知創業的艱難，也不知賓禮羣臣的重要，就有大臣或樂官用這詩來陳古以刺今罷，所以鹿鳴就被認爲是刺詩了。

詩序說：『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我以為這一條序裏說的和詩的內容相合。胡承珙後箋說：『陳氏稽古編曰，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與四牡之勞使臣，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見儀禮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承珙案集傳又云，此詩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語本圓通，陳氏抨彈毋乃太過？古人歌鹿鳴者不獨鄉飲燕禮及始入學。即大戴禮投壺所云八篇可歌者，鹿鳴在焉，是投壺亦用之矣。總之古人作詩與用樂不同，而讀詩亦與作詩有異。如北史裴駿傳，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豈得又以為兄弟之詩邪？』陳啓源說的本來不錯，毛病只在對於朱熹所說不完全舉出來就下批評。胡承珙說作詩用樂讀詩三者的意義各有不同，這是對的。陳奐傳疏說：『鹿鳴雖是文王燕羣臣之詩，而雅頌之作實皆在成王之世。周公制禮，以鹿鳴列於升歌之詩。下篇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然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章皆周公本文王之道以爲樂歌，傳有明文也。』果像他這麼說，我們就會獲得鹿鳴是文王作詩周公作樂的結論，可不是麼？但是鹿鳴爲文王作，徧考漢以前古義，並無明文呀！

再考三家詩說，據王先謙集疏，先舉齊說：『禮，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云，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取其上下相和厚。儀禮鄉飲酒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鄭注禮時用齊詩，與毛義同。』次舉魯說：『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又：『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

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酒食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尙知相呼，傷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御覽五百七十八引蔡邕琴操）魯說最先以爲刺詩，乃相傳古訓，即思初之義也。潛夫論班祿篇，忽養賢而鹿鳴思，與馬蔡說同。琴操用魯詩，明魯毛文同。』後舉韓說：『後漢明帝紀，永平九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墀簾和之，以娛嘉賓。魏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明帝陳思皆習韓詩，知韓與齊毛義合。』我們據此知道只有魯說以鹿鳴爲刺詩，齊說韓說却和毛詩的意義大致相同。據陳喬樞魯詩遺說考說：『按琴操言大臣昭然獨見，故歌以感之。又言乃援琴以刺之，所云刺之者，謂陳古以刺今。云歌以感之者，即微言諷諫之義也。此如關雎正始，而魯韓以爲刺時；魚麗頌美，而焦贛以爲思初；亦皆謂誦古之篇，三家各舉其一端爲說耳。故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董仲舒言詩無達詁，劉向亦云詩無通故，是也。不然，周公制禮作樂，以鹿鳴用之升歌，以關雎用之合樂，具載禮經，三家豈未之前聞，而顧以關雎作於康王，鹿鳴作於衰周大臣乎？且韓詩雖以關雎爲刺世，而外傳述孔子與子夏論詩，謂關雎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則未嘗不以爲正始之道也。齊詩雖以魚麗爲思古，而禮家釋笙入間歌，謂魚麗爲太平年豐物多，物多酒旨所以優賢，則未嘗不以爲頌美之詞也。鹿鳴之爲正小雅，魯詩之說蓋亦明著其義，所謂忽養賢而鹿鳴思，殆即誦古刺今者耳。』我們據此可知魯說

以鹿鳴爲刺詩，正如它以關雎爲刺詩一樣，都是說的衰周大臣陳古刺今，諷誦之誼，不是說的作詩之誼。至於魏源詩古微裏四始義例篇所說：『關雎鹿鳴之作，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又說：『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卽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指關雎）之旁誼也。』他爲三家詩說辯護，又在逞其雄辯，可是三家初無此說。他說得太巧妙了，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巧思，也不能不指出他的臆造。皮錫瑞的詩經通論裏批評了他，那是對的。

我們知道三百篇在古初都是入樂的，詩篇就是樂章。同時可以想像到由使用銅器進到廣泛使用鐵器的時代，樂器製造有了一定的改進或變化，還便利了民間自製俗樂，音樂就有了新聲罷。這是從春秋戰國時代就已開始有了記載的，例如孔子孟子都會說及當時音樂上的這一發展，孔子說過『惡鄭聲之亂雅樂』，孟子說過『今之樂猶古之樂』，明明有鄭聲和雅樂，或今樂和古樂的分別存在。後來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弄到禮崩樂壞，古樂又遭了一次大厄。再經過兩漢和西域交通，胡樂傳入，這也給音樂上帶來了一定的新的變化，我想古樂就是這樣衰微下去的。但詩經還是作爲『藝文』而存在，不過由絕少入樂到完全不入樂罷了。前人以為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樂日微』（汪家禴語），這是和歷史實際不符的。臧琳經義雜記裏雅歌詩四篇一條說：『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案晉書樂志曰，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

舞師馮蕭服養曉知先代諸舞，變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疑爲伐木）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變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據此知漢志雅歌詩四篇卽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也，魏武時尙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舊樂，而騶虞伐檀文王遂亡，然猶存鹿鳴一篇，自魏太和中至晉泰始五年皆用之。至荀勗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而鹿鳴亦亡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特用鹿鳴一篇耳。蔡邕琴賦亦曰鹿鳴三章。是兩漢魏晉以來，惟鹿鳴最顯。』還有陳壽祺左海經辨雅樂四曲韶武二舞攷，嚴杰經義叢編中汪家禱樂章樂器考，也可供參考。韓愈送楊少尹序說：『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原來唐代宴鄉貢，用少牢，歌鹿鳴。但是鹿鳴古樂早已亡於晉代，却不知道這又是怎樣歌法。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唐開元鄉飲酒禮所奏十二詩譜，鹿鳴居首。此譜乃趙彥肅所傳，卽是所謂開元遺聲。古聲亡滅已久，

不知當時樂工何所考而爲此。以一聲叶一字，朱子已疑它不對。後來的科舉制度，於鄉試發榜的第二日，宴主考同考執事各官及鄉貢士，還叫做『鹿鳴宴』，也還要歌鹿鳴。雖然這也是以一聲叶一字，就未必是開元遺聲，更不必說古樂了。

常棣

八章，章
四句。

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棠棣開的花，

連萼片光輝在一起。

試看眼前一般的人，

沒有能够像親兄弟！

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

原隰裒矣，

兄弟求矣。

死亡是那樣的可畏，

只有兄弟最爲關懷。

野地裏聚葬了，

兄弟也會尋來。